



第七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9(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
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
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伊克蓬沃萨·埃罗按照人权理事会第 28/6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1/150。



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攻击和歧视白化病患者根源的初步调查

摘要

在本报告中，独立专家探讨了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神话、贫穷、巫术以及是否显眼和外观等其他加重因素，如何促成目前对白化病患者攻击的爆发，并加剧早已存在的歧视和污名化。本报告的目的不是提供对根本原因的最后分析，而是引发初步讨论，以协助随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性工作。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根本原因	3
A. 迷信	3
B. 迷信对白化病患者的影响	6
C. 巫术信仰和做法	9
D. 巫术信仰和做法对白化病患者的影响	12
E. 贫穷	13
F. 加重因素	15
三. 结论和建议	18

一. 引言

1. 人权理事会第 28/6 号决议要求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每年向大会提交报告。
2. 本报告是白化病患者享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伊克蓬沃萨·埃罗向大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介绍了攻击和歧视白化病患者的种种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报告展示了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有关白化病的迷信及相关的对白化病科学基础缺乏了解、贫困、巫术及显眼和外观等其他加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促成目前对白化病患者攻击和歧视的爆发。
3. 在编写本报告时，独立专家审查了有关这一专题的文献，分析了向会员国、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发送的问卷回复。此外，她还在本初步研究中纳入了最近结束的非洲有关白化病行动的协商论坛成果。该论坛是 2016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独立专家在达累斯萨拉姆主持举办的。然而，由于这个专题实地研究的数据和深入研究都有限，所以本报告的目的不是提供对问题的最后分析，而力图是指示性的，根据现有数据，提出可信的根源，以协助以后进行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性工作。

二. 根本原因

A. 迷信

4.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围绕白化病的迷信，而且在各种文化里深深扎根。迷信的产生源自对这种疾病广泛而长期的无知，其中一些相当古老，绝大多数充满谬误。全世界各个区域都会发现这种迷信，不同文化和各个大陆贬损白化病患者的名称就是证据，包括“干木豆子”、“鬼”、“鸡”、“怪物”、“猴子”、“假白人”、“山羊”或“现世魔鬼”。¹
5. 一些迷信寻求对白化病做出解释，想说明人患这种病的原因。还有一些则认为白化病患者有特定的能力，表现出对未知的恐惧，希望自己与之保持距离。还有一类迷信认为排斥、排除和歧视白化病患者是顺理成章的事。其中一些迷信非常令人不安，因为它们谋求去除白化病患者的人的属性，把他们说成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其本身就是目的。

白化病的起因

6. 白化病是一种疾病，导致任何部分或全部皮肤、毛发和眼睛严重或几乎完全没有色素沉着。与皮肤缺乏色素沉着的白化病相关联的迷信，造成了最严重的人

¹ Under The Same Sun, “Names used for PWA”, www.underthesamesun.com/sites/default/files/Names%20used%20for%20PWA.pdf.

权问题。这也是最显眼形式的白化病。所有形式的白化病都是少见、非传染性、基因遗传的，而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男人女人都会患这种病，而不论族裔如何。然而，全世界大多数地方，人们对白化病没有充分了解。

7. 有关白化病的迷信包括，认为白化病儿童是孩子母亲或家庭的诅咒。有时还认为孩子患白化病是由于其家庭或父母的邪恶行为，因而被视为对整个家庭和社区的惩罚。² 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患白化病往往归咎于母亲，认为这种诅咒是母系的，由家庭中母亲一方传播。还有人相信，生了患白化病孩子的妇女不干净，有些情况下甚至就是巫婆。³ 还有一种类似的迷信认为，患白化病儿童的母亲踩上某种邪恶的东西，导致整个家庭遭受诅咒。

8. 有些迷信指责白化病儿童的母亲不忠诚，明确说是因为与白人男子有婚外情，⁴ 与鬼怪或幽灵有染，例如托科洛希(绍纳传统中的恶灵)。还有的迷信认为患白化病的儿童是乱伦的结果。⁵

9. 此外，有些迷信还认为与白化病患者接触会感染白化病。这种迷信还扩展到白化病患者触摸过的东西。此外，还有人相信，如果孕妇看见白化病患者，即使是无意的，孩子生下来就会有白化病，除非她吐吐沫来化解这种“诅咒”。⁶ 人们要朝着白化病患者吐吐沫，往地上吐，对于孕妇，则在其衬衫里面或肚子上吐吐沫。一名白化病儿童的母亲报告说，她生了患白化病的孩子，是因为怀孕期间打水时被白化病患者瞪得太狠了。

10. 还有一些迷信寻求解释与生育有关的现有传统观念。例如，有人说，生出患白化病的孩子与怀孕时打发走“妇女身体里的蛇”有关系。⁷ 这条蛇被认为是怀孕的保护者，不断监测怀孕情况。还有一些解释认为，出生就有白化病的孩子是在经期行房而受孕的。⁸ 此外，一些迷信试图解释病因，认为白化病儿童的母亲是被雷电打了，⁹ 或者患上白化病是由于母亲饮食中缺盐。

² Relebohile Phatoli, Nontembeko Bila 和 Eleanor Ross, “Being black in a white skin: beliefs and stereotypes around albinism at a South African University”, in *Afric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vol.4, No.1, (2015)。

³ Muthee Thuku, “Myths,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all for special rights for persons with albinism in sub-Saharan Africa”, January 2011。

⁴ 同上。

⁵ 同上。

⁶ Relebohile Phatoli, Nontembeko Bila 和 Eleanor Ross, “Being black in a white skin” (见脚注 2)。

⁷ 同上。

⁸ Muthee Thuku, “Myths, discrimination” (见脚注 3)。

⁹ Relebohile Phatoli, Nontembeko Bila 和 Eleanor Ross, “Being black in a white skin” (见脚注 2)。

11. 还有迷信认为，白化病患者不能生育没有白化病的孩子，或者根本不能生育，显示对这种疾病十分无知。¹⁰ 此外，人们常常认为，白化病患者只能在其临近种族中找到，因此，世界范围内这种疾病的状况往往不为人所知。对白化病发病率的狭隘理解还产生了这样的迷信，认为白化病是超自然的专门针对特定妇女和家庭的特殊问题。¹¹

12. 显然，这些迷信没有正确的，但它们显示出人们对白化病的遗传性质根本不了解。缺乏科学知识而诉诸迷信来解释白化病，导致对白化病患者及其家庭、特别是母亲的歧视。但是，这不应使人得出结论，认为仅仅公众教育就会消除这些迷信。证据显示，即使在知晓白化病的真相和科学依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让真相和科学依据与迷信共存。¹² 对白化病根本原因的科学解释可以回答“为什么”，但不能回答特定的、局部和个人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是这个特定的人？”“为什么是在这一具体时间和地点？”科学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意味着许多人转向超自然的信仰提出的解释，例如巫术及其从业人员，又称巫医。¹³

特异能力

13. 认为白化病患者有特异能力或品质的迷信往往去除白化病患者人的属性。这种迷信并不寻求解释这种病，而是要挑出白化病患者，给他们加上非人类或超人的特点。

14. 例如，有一种迷信认为白化病患者在白天什么也看不到，而在夜间视力极好，¹⁴ 还认为汞和黄金等人们想要的矿物能流过他们的血管，认为他们会在水面浮着不会被淹死。还有的迷信寻求去除白化病患者人的属性，将其描述为食人魔或某些民间故事、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怪物，¹⁵ 或声称他们能跟尘世以外的生物或外星人联络。

15. 此外，一些迷信还把患白化病的儿童描绘成为邪恶灵怪的标志，必须驱逐。为此，要举行仪式，强迫白化病儿童喝药水，或通过其他仪式和神判。

16. 最有影响的是相信白化病患者可用于赚钱仪式，或者用于祈求好运的魔法和护身符。这种信仰的关键是，白化病患者身体的各个部分——皮肤、毛发、生殖器和四肢，如果用于巫术仪式、做法和用品，就可以带来钱财和其他好处。

¹⁰ Muthee Thuku, “Myths, discrimination” (见脚注 3)。

¹¹ 同上。

¹² Charlotte Baker and others, “The myths surrounding people with albinism in South Africa and Zimbabwe”,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22, No 2(2010)。

¹³ Michael Bourdillon, *The Shona Peoples* (Gweru, Zimbabwe, Mambo Press, 1987), Charlotte Baker 及其他, “The myths surrounding people with albinism” 中所引用(见脚注 12)。

¹⁴ Muthee Thuku, “Myths, discrimination” (见脚注 3)。

¹⁵ Relebohile Phatoli, Nontembeko Bila 和 Eleanor Ross, “Being black in a white skin” (见脚注 2)。

17. 还有迷信认为，与女性白化病患者性交可治愈不育、性传播感染，特别是能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这导致对患白化病妇女和女童的强奸和强迫卖淫，其中一些妇女和女童最终被感染了各种病。有人报告这样的案例，患白化病年轻女孩的家人让她向期望治愈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客户卖淫。据认为，这类个案出于各种原因少报了，包括先前存在的迷信导致对白化病患者歧视的环境，对举报强奸的污名化，以及可能再遭虐待。不报告势必加剧患白化病妇女和女童本已受压制和被剥夺权利的境况。

使白化病患者超自然化的迷信

18. 认为白化病患者有超自然素质，这种看法只能把他们排除出人类。这些信仰将白化病患者神化或妖魔化，使他们面临的排斥、污名化和歧视都顺理成章。例如，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迷信，认为白化病患者不会死亡，而只是消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迷信特别令人不安，因其证明白化病患者突然和莫名其妙地从社区失踪是有道理的。这种迷信对白化病患者构成很大的危险，对于白化病患者遭受攻击后失踪，事先就准备了可以接受的解释。此外，这种迷信的存在也证实了这样的假设，即对白化病患者生命和安全的侵犯都早于当代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19. 白化病患者寿命自然很短的看法也很普遍。这似乎对白化病患者早逝比例较高提供了解释。这种早逝，特别与白化病患者消失的迷信相关联，似乎也与白化病患者皮肤癌很普遍并且这种可预防的疾病导致童年到中年死亡人数多密切相关。迫切需要提供可获得、可支付得起或免费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医治这种疾病，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20. 同样，还有迷信认为，白化病患者注定命运不济，不可能生活得好，也反映了他们每天面临的歧视。遗憾的是，往往由于迷信导致歧视的历史环境，只有极少数白化病患者能以自身生活的实例反驳这种迷信。还有人认为，白化病患者无法学习或智力低下，显示他们在接受教育方面特别的歧视，不断遭受欺凌，伴随着白化病的视力损伤也往往得不到合理解决。

21. 白化病患者被神化或视为有神人的素质，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例如，拉丁美洲库纳人视白化病患者为保护者，给他们特殊地位。白化病患者被视为水神或自然首领的事也有报道。虽然白化病患者的神化和正面超自然化可能看起来不错，但这不是理想的状态，因为患白化病的人仍然是毫无事实或科学根据的迷信的主体。因此，他们的尊严仍然基于主观的解释而不是作为人的客观地位。

B. 迷信对白化病患者的影响

22. 迷信产生了一些相互关联的后果。根据独立专家收到的答复，这些后果在白化病患者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包括被家庭抛弃，社区把孤立和歧视他们视为正常，容易遭受攻击，以及杀婴。

被家庭抛弃

23. 在迷信盛行的地方，生出患有白化病的孩子往往被视为社会的悲剧。嘲笑、指责、令人伤心的家庭干预以及对孩子父母或母亲施加压力，这些现象十分普遍。由于社会对白化病儿童污名化，孩子的父亲有时决定抛弃伴侣，这些孩子由单身母亲艰难地抚养。通常，这种单身母亲和她的孩子还会再被社区贬黜到边缘，以避免它的“诅咒”沾染他人。在另一些情况下，母亲自愿搬出社区，尽量减少其他人的嘲弄和骚扰。因此，如报告的案件所显示，无论单亲母亲还是家庭，在这些情况下抚养患白化病的孩子，等于是过受排斥和贫困的生活，致使白化病儿童很容易遭受性暴力和人身伤害。在另一些情况下，白化病儿童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和街头长大。

对孤立和歧视习以为常

24. 患白化病被视为诅咒，人们普遍认为白化病可以像传染病一样感染，在这样的环境下，为避免接近而绕道，¹⁶ 或者拒绝与白化病患者握手，这种现象十分普遍。¹⁷

25. 此外，这种对传染的恐惧可以扩展到白化病患者接触过的物体。用一个白化病患者的话说，“一些人不愿意摸我摸过的东西。在公共汽车上没人想坐在我旁边。人们不想与我握手，共用器具，触摸我或接近我”。¹⁸ 同样，还有一个患白化病的人报告说，人们拒绝与他共乘一辆出租车。¹⁹ 此外，由于这种看法，人们有时不愿意吃白化病患者碰过的任何食物。如果人们是共吃一锅饭，这种情况就特别受指责。这给在市场工作的白化病患者造成困难，顾客可能希望买其他卖主的东西。

26. 家庭成员、朋友和服务提供者也免不了与白化病患者自我保持距离。一位白化病患者的以下证词就显示了这一点：“我母亲与我保持距离。曾经的女朋友希望躲开公众，悄悄见我。你去参加聚会，他们不想与你跳舞。”²⁰ 同样，据报告，在某些情况下，护士和其他医务专业人员，包括医生，不愿意触摸白化病患者或

¹⁶ Nathalie Wan, “‘Orange in a world of apples’: the voices of albinism”, *Disability and Society*, vol. 18, issue 3 (2003) and R. Onoja and A. Airahoubor, “Albinos: tales of mockery, rejection” *Newswatch*, 18 December 2006, Charlotte Baker 及其他所引用, “The myths surrounding people with albinism” (见脚注 12)。

¹⁷ Charlotte Baker 及其他, “The myths surrounding people with albinism” (见脚注 12)。

¹⁸ 同上。

¹⁹ Relebohile Phatoli, Nontembeko Bila 和 Eleanor Ross, “Being black in a white skin” (见脚注 2)。

²⁰ R. Onoja and A. Airahoubor, “Albinos: tales of mockery, rejection”, *Newswatch*, 18 December 2006, Charlotte Baker 和其他, “The myths surrounding people with albinism” 所引用(见脚注 12)。

为其治疗。²¹ 在这种情况下，白化病患者往往把互动限制在社区内，不好意思去上学。

容易遭受攻击

27. 社区支持和融合已被确定为白化病患者的关键保护措施。因此，排除和排斥白化病患者直接影响他们的安全，使他们更容易遭到攻击。由于受到排斥和身体与他人保持距离，那些最迫切需要保护的人变得更加脆弱。白化病儿童的母亲被家庭和社会排斥，她们深陷贫困。不仅这些妇女身体上远离他人，而且往往家里也不安全，使她们很容易受到罪犯的攻击。呼救后没人及时回应，甚至根本没有回应。

28. 同样，迷信导致对白化病患者攻击的社会影响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失踪也变得合情合理。在这方面，一个挖沟人的证词能说明问题，他解释说，这种迷信用来“欺骗人们，因为 *waganga*[巫医/传统疗法术士]认为社区里没人会惦记 *zeruzeru* [对白化病患者的蔑称]。他们认为，白化病患者不是有用的人，死了也没什么损失”。²²

29. 此外，迷信也助长了白化病患者在学校受到的歧视和虐待，导致更多的欺凌、嘲弄和骚扰，反过来又使他们的辍学率上升。高辍学率把他们抛入难以打破的贫穷的循环。贫穷又使他们易受虐待，面临攻击。

杀婴

30. 关于白化病的迷信一个最极端后果是杀婴。虽然杀害白化病儿童案件很难记录在案，但是有关这些孩子出生时被杀害的轶事和民间故事却很常见，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31. 这似乎是一个历史趋势，因为十九世纪苏格兰传教戴维·利文斯通描述了一名患白化病的男孩被母亲杀害的事：“据说母亲厌倦了与父亲分开生活，因为只要留着孩子，父亲就拒绝与她在一起。有一天她把孩子带出去，在 *Mabotsa* 村附近杀了，当局没有对她采取任何行动”。²³

32. 当代也有这样的报道。乡村民间故事描述，如果婴儿有白化病，在孩子出生时接生婆告诉母亲怎样坐在婴儿身上或将其闷死。在另一些情况下，似乎是不给食物，任其饿死。还有报告称，白化病儿童出生时被当场弄死，因为担心这种疾

²¹ M. Masha, “What kind of black are you?” *The Tanzania Guardian*, 2004, and C. Baker and M. Djatou, “Literary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lbinism” in *Crossing Places: New Research in African Studies*,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7), Charlotte Baker 和其他, “The myths surrounding people with albinism” 所引用(见脚注 12)。

²² Deborah Bryceson, Jesper Jønsson and Richard Sherrington, *Miners' Magic: Artisanal Mining, the Albino Fetish and Murder in Tanzan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²³ David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1857。

病带来的耻辱，或者因为相信这些孩子会带来厄运。²⁴ 其他民间传说描述了这样的做法，在湖里把白化病患儿溺死，把白化病婴儿放在牛栏的出口，任由牲畜践踏。²⁵ 还有一些民间传说讲述杀害患白化病儿童的仪式，人们指控这些孩子是巫师，把他们装进口袋，往树干上摔打。

C. 巫术信仰和做法

定义

33. 牛津词典将“巫术”定义为“施魔法，特别是黑魔法；使用法术和祈求神灵”。然而，似乎巫术这个词有许多隐含意义，可以有很多解释，例如“巫术的客观定义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其真正含义源于关系、共同的体验和个人感觉”，因此“巫术的含义各种各样，因为这个概念非常灵活”。²⁶

34. 巫术与人权信息网强调，巫术一词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这个词在不同地点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首先，巫术被视为一种消极、恶毒的力量，人们在精神领域使用它，以便在物质领域造成伤害。²⁷ 1974年，Marc Augé将巫术界定为“特定人口构造和分享的一整套看法，用来说明不幸、疾病和死亡的根源，是一套符合这些看法的检测、处理和处罚做法”。²⁸

35. 一些记录到对白化病患者攻击的国家已经确定，巫术与传统、草药或另类医药二者的界线含糊不清是个重要问题。围绕巫术的秘密状态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情况下都难以确定其实际从业人员，使这种情况更为复杂。这些事情引起了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界定和管理这些职业，以防止其从业者据称和实际的侵犯人权行为。还有一个问题，巫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自然现象，是否应给予巫术信仰任何形式的法律性质或承认。通常，许多处理巫术的法律文书已经过时，与当前的社会现实脱节，因而使这些问题更为复杂。

36. 本报告将着重讨论巫术涉及杀害白化病患者的仪式层面，杀人旨在使用人体部分(也称为 muti 或 juju)，为了得到好处或造成伤害的最终目的，或为了将超自然力量赋予身体部分所必需的任何其他目的。

²⁴ Methusela Masanja, Zebedayo Mvena and Kim Kayunze, “Albinism: awareness, attitudes and level of albinos' predicament in Sukumaland, Tanzania” in *Asian 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 3, No.5 (2014); Deborah Bryceson, Jesper Jønsson 和 Richard Sherrington, *Miners' magic*(见脚注 22)。

²⁵ *Under the Same Sun*, contribution to the mandate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未出版。

²⁶ Malcolm Gaskill, *Witchcraf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2010)。

²⁷ www.whrin.org/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²⁸ Marc Augé, *La construction du monde*(F Maspero, 1974), 儿基会“被控施巫术的儿童：非洲当代实践的人类学研究”所引用，见 www.unicef.org/wcaro/wcaro_children-accused-of-witchcraft-in-Africa.pdf。

与巫术有关的做法在报告发生攻击的国家很普遍

37. 迄今报告发生对白化病患者攻击的 26 个国家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²⁹ 人们报告了对于巫术和巫术做法的信仰，包括民间社会和媒体。这些信仰似乎没有受到社会经济阶层、教育水平或地点的限制，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受到影响。日常交谈会提到巫术信仰和习俗，它们似乎是社会接受的处理问题手段，为不寻常的事件提供了解释，为不幸事件确定责任。巫术信仰和做法也被用来证明来自嫉妒、仇恨、复仇和其他类似恶行的指控是有道理的。³⁰ 相信巫术使人们能够理解表面上看似专横的不幸，并归咎于某个特定的人。在求助巫医之后，这种指责往往指向最近的社会圈子里的人。³¹

38. 多位作者强调，许多非洲社会继续依赖巫术，而且强调有必要考虑到这个现象，才能充分理解当代社会背景。³² 还有报告说，尽管宗教领袖的反对、获得基本教育的机会以及立法禁止巫术指控和某些形式的做法，但巫术仍然在社会中根深蒂固。³³ 巫术对很多人仍有吸引力，因其承诺给人类苦难一个全面的解释，包括把社会经济不幸与其他明显的“不幸”联系起来，例如家庭中白化病婴儿的出生。

有关白化病的巫术信仰和做法

39. 绝大多数对白化病患者的攻击都是为了获取身体部分。有人相信，饮用白化病患者的血液可以给人额外的神力，³⁴ 或者相信白化病患者的血有神奇的特性，可以带来财富和好运。³⁵ 有人报告白化病患者的手指被当作项链和护身符佩戴。³⁶ 白化病患者的骨头用来帮助成功地挖到黄金和其他想要的矿物。白化病患者的手烧成灰，混在某种面糊里治疗中风，白化病患者的血液用来促进活力和才智能力，谋求政治权力和生意，毛发据说对农业有益，³⁷ 生殖器、乳房和胎盘用来治疗不孕不育和创造好运。

²⁹ Under The Same Sun, “Reported attacks of persons with albinism”, 21 June 2016.

³⁰ Simeon Mesaki, “Witchcraft and witch killing in Tanzani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3).

³¹ 同上, 和 Edward Miguel, “Poverty and witch killing” i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72, No.4 (2005).

³² R.Abrahams, *Witchcraft in Contemporary Tanzania* (Cambridge, African Studies Centre, 1994), Peter Geschiere, *The Modernity of Witchcraft: Politics and the Occult in Postcolonial Afric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7), H. Moore and T. Sanders, *Magical Interpretations, Material Realities* (Routledge, 2003), Simeon Mesaki 所引用, “Witchcraft and the law in Tanzani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 1, No. 8 (2009).

³³ Simeon Mesaki, “Witchcraft and the law in Tanzani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³⁴ Muthee Thuku, “Myths, discrimination” (见脚注 3)。

³⁵ 同上。

³⁶ 同上。

³⁷ Stéphane Ebongue, “Jolibeau's travels” (未公布的视频)。

40. 有一个巫术信仰，获取 muti 或 juju 时，受害人受攻击的喊叫能加强身体部位的力量，因此受害者往往被活活砍割。此外，还有一种巫术信仰，身体器官被使用的受害者越是清白纯洁，药水或护身符的效力就越大。这使得本已易受攻击的儿童成了首选目标。

41. 还有人相信，含有白化病患者身体部位的药剂有助于解决家庭内关系问题或有助于恢复和睦。此外，有人相信，白化病患者的毛发如果用在香水里，就有助于想勾引白人男子的妇女，或有助于保住工作。³⁸ 还有人报告，为了交好运，用白化病患者的身体部分制作香水或肥皂。

42. 还有一些巫术信仰，认为用白化病患者的头骨给新建筑奠基会带来好运，在农场的地方埋下身体部分能确保大丰收，把白化病患者的手插在商店入口会鼓励顾客光顾。另外还有报告说，渔民把白化病患者的头发编入渔网，或用白化病患者的皮肤刷渔网就能捕到更多的鱼。此外，还为了保护目的寻求身体部分，例如防止坠机。³⁹ 还有人认为身体部分能够防范巫师，在房子里掩埋白化病患者的身体部分能驱走巫婆。

43. 一名证人报告说：“巫医告诉我，他们杀白化病患者并用他们的器官为想要致富和成功的客户制作神药。⁴⁰ 同样，一位巫医承认在祖先指点之后使用了白化病患者的骨头，称“利用死亡白化病患者的器官是好巫术”，而“如果杀死白化病患者取其身体部分就是坏巫术”。⁴¹ 在另一次采访中，一位巫医解释说，“白化病患者从头到脚都很抢手。听说白化病患者在某个地方死了，我们就试图弄清楚埋葬的地方，以便弄到一些身体部分，这对帮助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甚至杀死白化病患者，因为需要他们的某些身体部分。⁴² 除了攻击白化病患者，这些巫术信仰往往导致他们的坟墓遭亵渎。

44. 还有报告说足球队、摔跤手和音乐家在仪式中使用白化病患者身体部分。有报告称，为了赢得选举，获得工作或晋升，或为了生意成功，也采用类似做法。

45. 据报告，涉及白化病患者身体部分的巫术信仰和相关做法已经导致出现买卖人体部分的地下黑市。整个这一现象似乎史无前例。⁴³ 然而，历史性歧视和污名化(包括有关失踪和杀婴的迷信)与目前攻击的状况之间有合理的联系——前者给后者奠定了基础。

³⁸ 同上。

³⁹ 同上。

⁴⁰ Under the Same Sun 对独立专家任务的贡献(未发表，2016年)。

⁴¹ 同上。

⁴² Stéphane Ebongue, “Jolibeau's travels” (未公布的视频)。

⁴³ Deborah Bryceson, Jesper Jønsson 和 Richard Sherrington, Miners' magic(见脚注 22)。

46. 与白化病相关的巫术信仰和做法主要利用迷信充斥的状况，以有利于巫师和愿意相信的人。此外，白化病患者的身体部分相对稀缺，也被巫术信仰利用，声称这些身体部分能够吸引同样稀有的矿物，如黄金或钻石。⁴⁴ 对稀缺状况的同样论点似乎已有助于身体部分的市场价值，例如“白化病迷信已成为最昂贵的魔法，因为人们认为其驾驭的魂灵远比 waganga[巫医/传统疗法术士]控制的魂灵更强大。⁴⁵

47. 今天，令人非常关切的是，围绕白化病的巫术信仰广为蔓延，白化病患者往往被称为“资产”、“金钱”或“百万”，指的是他们身体部分据称的价值。这种嘲弄据报告在农村和城市都很普遍，特别是在报告发生白化病患者受到攻击的国家。

48. 此外，还有一些案件，白化病患者本身被指控施巫术并因此受到迫害。这可以与上文所述一些去除人的属性的迷信相关联。在某些情况下，患有白化病儿童的母亲，也由于生下患白化病的孩子被控施巫术。

D. 巫术信仰和做法对白化病患者的影响

49. 民间社会报告在 26 个国家发生了近 500 个攻击白化病患者的案件。⁴⁶ 攻击的形式各种各样，包括与巫术信仰和做法相关联的人身攻击、谋杀和性暴力。白化病患者数目相对较少，通常每个国家几千人到几万人中只有几个，因此这个案件数目是非常高的。此外，这些仅仅是报告的案件。关于这一问题的民间社会活动家认为，未被举报的案件多得多，原因是家庭共谋和巫术行为的秘密性。

50. 攻击的受害者及其家人精神深受创伤，迫切需要援助，以重建生活，恢复尊严，包括需要心理社会援助。

51. 在此背景下，并且由于在大多数受影响社区他们很显眼，白化病患者和白化病儿童的父母，始终害怕遭受攻击。许多人睡不安稳，故意把行动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并且是在白天和值得信任的人陪同下。母亲让孩子跟亲戚住，或送到寄宿学校。然而，即使在那里也害怕，因为这些机构往往也需要加强安全措施。

52. 还有一些孩子辍学或被家人接回来，仍由其父母保护。儿童在上学路上和在学校里面安全无法保障，包括在放假期间。大多数农村学校没有篱笆等基本安全设施，无法确保儿童得到保护。

53. 白化病患儿父母的生计也受到这些暴行的影响。由于需要留在家里保护孩子，父母没法照管庄稼或去市场做生意。同样，患白化病的成年人避免像过去那样照管自己的农场和花园。这迫使已经生活在贫穷中的家庭陷入极端的窘迫。

⁴⁴ 同上。

⁴⁵ 同上。

⁴⁶ Under The Same Sun, “Reported attacks of persons with albinism” (见脚注 29)。

E. 贫穷

受到攻击影响国家的贫穷

54. 人类发展指数是强有力的贫穷指标和相关因素，显示 2014 年在已报告发生攻击的 26 个国家中，20 个被列为人类发展指数系数低的国家，另外 6 个受影响国家被列入中等人类发展类别。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总体而言，受影响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从相对平等到相对不平等都有，基尼系数为 30.8 到 63.9，所有 26 个国家平均为 44.3。⁴⁷

55. 虽然大多数受攻击影响的国家是人类发展系数低的国家，但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贫穷、不平等和攻击之间有严格的相关性。然而，不可否认，贫穷是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共同特点。加上其他因素，贫穷促成和助长了对白化病患者的攻击。

贫穷激励对白化病患者实施犯罪

56. 在贫穷的环境下，由于白化病患者身体部分据报告黑市价值高，认为可能很快致富是攻击的强大激励因素。雇佣来绑架或杀害白化病患者的犯罪者，或泄露白化病患者的线人，往往被许以一笔钱款。同样，传统疗法术士或草药医生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可能会利用关于白化病的迷信和巫术信仰，不仅使用草药和动物身体部分，而且使用白化病患者的身体部分，为其诊治引来高价。

57. 此外，鉴于大量白化病患者家属参与此类犯罪，可以认为，患白化病的家庭成员往往被视为社会和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可能会受到诱惑，默许此类攻击，错误地认为这样做可以赚些收入，同时减轻患白化病的家庭成员带来的“诅咒”或经济负担。⁴⁸

58. 身体部分据称价格较高，相对富裕的个人可能参与了攻击和身体部分市场，但是一些证词显示，经济手段相对有限的社会阶层也需求和使用身体部分。有报告称，使用身体部分的包括希望增加渔获物的渔民、手工采矿者、企业家和小企业主。

59. 然而，必须明确说明，独立专家没有收到证词支持这样的主张：任何人在参与此类攻击之后，或使用了涉及白化病患者身体部分的魔法和药剂之后变得富裕了，无论是犯罪人、巫医、传统医学医生、草药医生还是买主。

白化病患者的贫穷

60. 白化病患者或其父母特别是母亲的边缘化、受歧视和排斥，往往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得不到社区的支持，有时被排除在经济方案或福利之外，并且无法依靠亲属以及往往能够减轻经济困难冲击的其他类似的社会网络。这种排斥的结果包

⁴⁷ <http://hdr.undp.org/en/content/income-gini-coefficient> (2013 年数据)。

⁴⁸ 例如，见 Edward Miguel, “Poverty and witch killing” (见脚注 31)。

括贫穷，缺乏教育和必然的失业问题，住房条件差和健康状况差。⁴⁹ 这些因素使他们非常易受虐待和攻击，因为罪犯知道他们无助，面对针对他们的犯罪，缺乏资源和补救。

61. 担心受到攻击也使白化病患者的经济状况恶化，他们无法耕种土地，去市场或自由地着手从事经济活动。白化病儿童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们往往限制自己的经济活动，以便日夜看护子女，护送他们上学放学。这种对家庭经济压力，更可能使患有白化病的儿童被视为负担，或是家庭的诅咒。这种情况反过来更使白化病儿童易受家庭成员发起或协助的攻击。

62. 白化病患者生活条件恶劣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安全。一些绑架和攻击据报告发生在没有最基本安全设施的房屋里，包括窗户、木门或门锁。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大多数家庭不能打电话求救，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以便把受攻击者尽快送到最近的医疗设施。

贫穷与巫术的相关性

63. 多位作者指出了贫穷与巫术之间的联系，并强调指出，非洲各地白化病患者受到攻击并且其安全受到威胁，往往是由于迷信，包括巫术，这些往往在经济匮乏时更为严重。⁵⁰

64. 与之相同，猎巫与贫穷正相关。爱德华·米格尔对杀巫现象的研究中，⁵¹ 利用降雨变化估计收入冲击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农村地区谋杀的影响。他指出，降水的极端情况(干旱或洪水)导致收入骤降，这一信息与村子里杀巫的数据相关联。虽然不合适的降雨量导致谋杀“巫婆”的数量大增，但对其他类型的谋杀没有影响。他的结论是，不合适的降雨造成的收入下降和相关经济困难，是捕杀所谓巫婆的关键因素。Emily Oster 的研究⁵² 侧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确定了类似的相互关系。她指出，影响到经济增长的一次最严重的降温，恰巧与巫术审判重新兴起同时发生。两份研究都强调了贫穷或收入减少与依靠包括巫术在内的超自然信仰来解释不幸事件之间的联系。

⁴⁹ Adrian Bonner,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Way Out: a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Response to Human Social Dysfunction* (John Wiley and Sons, 2006), Benson Mulemi and Urbanus Ndolo 所引用, *Albinism, Witchcraft and Superstition in East Africa: Exploration of Bio-cultural Exclusion an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Eastern Africa, 2014)。

⁵⁰ 例如，见 Relebohile Phatoli, Nontembeko Bila 和 Eleanor Ross, “Being black in a white skin” (见脚注 1)。Dora Semkwiji, “The plight of albino in Tanzania: what should be done?” ,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Foundation*, 2009。

⁵¹ Edward Miguel, “Poverty and witch killing” (见脚注 31)。

⁵² Emily Oster,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8, No.1 (2004)。

F. 加重因素

社会经济变化

65. 除了 Miguel 的收入与巫术的相关性，另外也有记载，包括巫术在内的神秘做法激增，与人们因社会经济秩序不断变化面临的压力和机会之间可能有貌似合理的关联。⁵³ 对于记录了使用白化病患者身体部分求好运的某个采矿城镇的一项研究显示，大量移民矿工不断涌入，当地村庄存在代际和文化鸿沟，当地经济迅速侧重采矿收入而推动的社会变化，这些因素促成工作中寻求好运和比较优势的矿工与巫医之间的共生关系。⁵⁴

66. 因此，巫术至少部分成为调和传统与现代的一种手段，前者许诺回答后者视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巫术提供的解释往往不是基于事实，而是根据迷信和已有的信仰，对此巫医有收费解决的办法。这种情况下有很强的欺诈因素。就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言，巫医最多提供了有限形式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因为并没有解决问题的真正根源，最终导致人们屈从于“不幸”，而不是准确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⁵⁵

社会政治因素

67. 收到的资料显示，人们知道杀害在选举时期达到高峰，因为寻求当选或连任的政客对神药的需求增加了。⁵⁶ 民间社会报告说，非洲区域几次选举之前，不同国家报告的攻击数量增加了。⁵⁷ 内部冲突或政治紧张关系也带来不确定的局势，往往使人依赖超自然信仰和巫术做法。

白化病患者显眼

68. 白化病患者的外貌令他们十分显眼，特别是在大多数人色素沉着较暗的环境中，两个人群之间的对比很明显。白化病患者因此也是明显的少数群体，其外貌

⁵³ Henrietta Moore and Todd Sanders, *Magical Interpretations, Magical realities* (Routledge, 2001), Deborah Bryceson, Jesper Jønson and Richard Sherrington, *Miners' Magic* (see footnote 22); 另见 John and Jean Comaroff, “Policing culture, cultural policing: law and social order in postcolonial South Africa” in *Law and Society Inquiry*, 2004, cited in Chi Adnna Mgbako, Katherine Glenn, “Witchcraft accusations and human rights: case studies from Malawi” in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43, 2011。

⁵⁴ Deborah Bryceson, Jesper Jønson 和 Richard Sherrington, *Miners' Magic*(见脚注 22)。

⁵⁵ Simeon Mesaki, “Witchcraft and witch killing” (见脚注 30)。

⁵⁶ Muthee Thuku, “Myths, discrimination” (见脚注 2)。另见 Sabbath M Uromi, “Violence against persons with albinism and older women, tackling witchcraft in Tanzani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ol. 2, No. 6 (2014)。

⁵⁷ Standing Voice, *Association des Femmes Albinos Espoir du Burundi*, Doudou Ndiaye, *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Albinos du Sénégal*, *Tanzanian Albinism Society* 对独立专家任务的贡献(均未发表, 2016 年)。

和肤色，立即使他们成为歧视的对象。⁵⁸ 他们的污名化、终身社会排斥和所面临的一般歧视，与由于肤色而易受伤害的少数民族的经历相同。⁵⁹ 这个因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根据禁止出于“肤色”“理由”的“种族歧视”的法律解决这个根本原因。⁶⁰

皮肤癌和损伤

69. 白化病患者缺乏自然保护色素，目前缺乏他们是否需要特别阳光防护这方面的资料，这是很不利的。无法获得防晒霜或防晒服，以及缺乏适当、负担得起和可获得的医疗保健，使白化病患者极易患皮肤癌。白化病患者 40 岁前死于皮肤癌，不满 5 岁的儿童显示癌变前损伤，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这些保健问题，加上歧视、贫穷和缺乏教育，都是阳光强烈国家白化病患者死于皮肤癌数目非常高的几个因素。

70. 人们普遍不知道白化病与皮肤癌之间的联系，以致认为白化病患者癌变前和癌症期间的损伤是白化病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这种损伤的外观增加了已有的污名，使白化病患者进一步受到歧视。

71. 有关白化病的事实和科学信息普遍缺乏或仍然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皮肤癌造成的白化病患者毁容，会加强迷信和巫术信仰，特别是那些把白化病患者超自然化和非人化的人们。鉴于这种毁容在报告发生攻击的地方尤其常见，优先采取健康干预举措肯定会防止疾病、早逝和攻击。

偏远农村和边境地区

72. 尽管城市地区有各种攻击的报告，偏远农村地区的白化病患者尤其成为攻击的对象。边界社区的情况特别突出。这些地区执法面临资源短缺，没有民间社会组织追踪报告的案件，是解释这一趋势的关键影响因素。此外，鉴于这些地区通常严重缺乏信息和教育，有关白化病的迷信和巫术往往更为猖獗。这些地区边境巡逻薄弱也是问题，因为便于跨界贩运人口和人体部分。在这方面，迫切需要签订双边和多边协定，加强接壤国家警察之间的合作，以改善对跨界案件的调查和起诉。对于起诉更多的身体部分的最终用户，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些身体部分有时就在与遭到攻击的受害人所在国接壤的国家。

⁵⁸ 例如，见 Relebohile Phatoli, Nontembeko Bila 和 Eleanor Ross, “Being black in a white skin” (见脚注 2)。

⁵⁹ 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丽塔·伊扎克在 2013 年 5 月 4 日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白化病患者不应被视为“魔鬼”。

⁶⁰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白化病患者专家会议的成果报告：暴力、歧视和今后的道路，2014 年 9 月 24 日(未发表)。

教育

73. 缺乏关于白化病的公众教育与有关这种疾病流传广泛的迷信密切相关。因此对于需要不断提高认识举措，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尽管如此，提高认识和公众教育举措不能代替具体的行动，应当成为更广泛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例如非洲区域一级正在制定的计划。⁶¹ 教育白化病患者认识自己的疾病和权利，对于打击迷信和错误的信仰也是必要的。

74. 另外，还需要正规地教育白化病患者，因为这样的人会成为榜样，解开有关这种疾病错误信仰的秘密。然而，学校的歧视仍然是个挑战，这与学生和教师目前的迷信和无知相关联。此外，缺乏支持和合理的便利，包括为白化病患者提供低视力设备，仍然是教育的实质性障碍。这些问题导致许多患白化病的儿童中途辍学。辍学对患白化病的儿童影响特别严重，因为毁掉了找到室内工作的机会，反过来又使他们面临贫穷和皮肤癌，由于作为仪式的攻击和皮肤癌，这种问题会引起早逝。

媒体和艺术

75. 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塑造的白化病患者很大程度上是受轻视、负面和漫画式的。⁶² 虽然根据过去五年的新趋势有理由感到乐观，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现代电影、小说、电视节目等仍然顽固地利用白化病造成冲击……，而不是呈现这种疾病的真相，因为这些不能构成令人感兴趣的故事。说故事的人选择使用白化病的外貌创造自己的幻想，并暴露自己[对这种疾病]的迷信和恐惧。⁶³ 另据报告，尼日利亚电影业以相同的方式刻画白化病患者，使巫术正常化，助长了传播迷信并鼓励人们在遭遇不幸和困苦时求助巫医。

76. 大众媒体也被指控不负责任地报道这个问题，助长了攻击。批评者认为，公布身体部分的价格，可能在以前没有发生攻击的地方造成激励。他们指出，最佳做法是关于毒品贩运问题的报道，一些媒体拒绝公布被警察没收的毒品的市场价值，潜在的毒贩读后也不会受引诱。虽然没有研究确定更多媒体关注与攻击增加之间的相关性，但是没有理由完全否认，公布身体部分据称的价格可能激励谋求暴利者。

⁶¹ Dora Semkwiji, “The plight of albino in Tanzania: what should be done?” (见脚注 50)。

⁶² Charlotte Baker, “Writing over the illness: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albinism” in *Social Studies of Health, Illness and Disease* (Rodopi 2008), Charlotte Baker 和其他所引用, “The myths surrounding people with albinism” (见脚注 12)。

⁶³ Virginia Small,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people of colour with albinism”, 1998, Muthee Thuku, “Myths, discrimination” 所引用(见脚注 3)。

有罪不罚和软弱的司法反应

77. 被起诉的报告案件比例很小。这是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⁶⁴ 包括执法方面缺乏资源和专门化，例如缺乏电子数据库和需要加强法证能力。同样，如果调查涉及国际因素，如跨界贩运人口或身体部分，情况经常变得复杂，突出显示缺乏国际执法合作。这些因素阻碍了协调一致的司法反应。也有报告称警察腐败是不愿意起诉案件的一个因素。

国内法不完善

78. 对白化病患者攻击的特点及其与巫术的关系，显示一些受影响国家的国内法律不完善。刑法和处理人口贩运的法律往往没有考虑到为巫术目的贩运身体部分而不是人体器官的做法。关键的立法框架，包括刑法，在起诉涉及巫术现象的案件方面面临若干挑战，因为刑事指控往往被视为未能抓住巫术的严重性并予以威慑。对证据规则和公平审判，由于巫术有超自然的方面，这一现象也带来了问题。这种情况往往导致使用“现有最佳”法律既不能提出适当的刑事指控，而且也不能做出与这种性质的罪行成比例的判决。如果指控被认为软弱，判决被视为宽容，罚款负担得起，那么其威慑能力就被削弱了，因为施害者仍然能预见犯罪得来的总体收益或利润。

案件资料整理薄弱

79. 除了数量不大但仍在增多的民间社会组织，对于攻击和歧视白化病患者的案件研究和资料整理重视不够。这种不足可以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白化病患者面临的人权问题最近才受到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注意。虽然整理犯罪资料并确保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主要责任在国家，但是民间社会在这方面不可或缺的补充工作仍然至关重要。然而，专注这个问题的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相对较新，仍然面临资源短缺，仍然正在发展开展研究和有力参与相关国家、区域和国际机制的能力。

80. 还迫切需要对攻击的根本原因和趋势认真进行实地研究，以充分理解这种现象并采取适当措施。

三. 结论和建议

81. 攻击和歧视白化病患者的根源是一系列因素综合造成的。对白化病患者攻击范围之外确定了这些根源的不同层面，例如贫困和有罪不罚现象，在报告发生这种攻击的国家，大都为处理这些攻击做出了努力。然而，根深蒂固的迷信，特别是巫术信仰和做法构成重大挑战，尚未解决。这些是促成攻击的关键因素，但往往充斥着秘密，历史和文化上十分顽固。有关这些根源的另一个困难是，缺乏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佳做法，包括解决与超自然现象关联带来的许多挑战，这种关联

⁶⁴ 另见 A/A/HRC/31/63，第 22 段。

会使在法律办法框架内收集证据变得复杂。这个现象当然要求开展进一步研究，采取创新而平衡的方法，以制止或减轻其对人權的负面影响，同时保护信仰自由。

82. 除了关于巫术的建议，以下建议都是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广泛协商确定的。确定这些建议的是 2016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独立专家在达累斯萨拉姆主办的“协商论坛：非洲关于白化病的行动”150 名与会者，包括民间社会、政府和国家人权机构的与会者。

83. 对于发生针对白化病患者攻击的国家，独立专家提出以下建议：

公众教育

- 确保在有关白化病的公众教育方面进行持续和不间断的多年努力，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及边境社区，以提供有关白化病的相关信息，包括白化病的科学成因，以及白化病患者人權的信息；
- 确保公众教育运动触及与巫术有关的影响白化病患者的做法，特别是导致侵犯人權行为的做法。这种运动还应强调这些做法应受谴责；

法律行动

- 如有必要，审查管辖与巫术做法有关的立法，确保毫不含糊地维护人權，保护白化病患者等弱势群体，同时肯定信仰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相信巫术；
- 确保国内立法适当和毫不含糊地将以巫术相关做法为目的利用人体部分的做法定为刑事罪行；
- 如果在实践中巫术与传统医学、草药医学或替代医学界线含糊不清，应考虑监管传统医学的做法。这种监管包括有效的监测机制，达到农村、偏远地区和边境地区，特别是报告发生了对白化病患者攻击的地区；
- 确保根据国内立法，任何对白化病患者的歧视行为都受到充分而相应的处罚，包括把“肤色”视为歧视的理由；
- 考虑发布程序指示和准则，以补充和澄清现有法律，便利调查和起诉攻击案件，特别是如果需要对现行立法进行审查，以处理复杂的对白化病患者的攻击；
- 如有必要，指定专门负责攻击白化病患者案件的执法官员和检察官，改善追究责任情况，减少有罪不罚现象；

贫穷

- 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继续采取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该议程承诺不让任何人落在后面，包括白化病患者；

视觉损伤的合理帮助

- 对视觉损伤提供合理帮助，并在学校和工作场所采取适当保护措施，防范对白化病患者的攻击；

保健干预措施

- 改善白化病患者获得医疗保健的途径，特别侧重可支付得起或免费的防晒产品和皮肤癌治疗。农村或偏远地区的人们应能以很少的费用或免费享受这种保健方案。培训社区保健护士和使用流动诊所已被确定为这方面的最佳做法；

跨界犯罪

- 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定，加强跨界警务合作，更好地处理贩运人口和身体部分问题。

84. 独立专家还建议受影响国家和民间社会密切合作，系统收集对白化病患者攻击的数据和资料，并开展相关研究，重点是攻击的趋势和形式，歧视案件和根本原因，因为关于这一议题的数据和研究仍然相对较少。

85. 独立专家还建议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国家和民间社会就这一问题开展工作，包括通过能力建设，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和法证方面。另一个需要支持的重要领域是采取保护措施，包括最近结束的非洲关于白化病行动协商论坛来自非洲区域不同国家白化病患者等多个利益攸关方已确定的措施。